



湖北枣阳、宜昌地区，扼控长江交通，是抗战时期沟通大江南北各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1940年四五月间，中国军队约30万人与日军部署的20万兵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中国军队伤亡10万人，歼敌2.5万人，是为枣宜会战。

国难当头舍生取义，生死考验更显爱国之心可贵，是谓“忠”。

1940年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16日下午，张自忠殉国前的几个小时，还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时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据当时负伤后幸存的张自忠警卫员谷瑞雪回忆，他见张自忠最后一面时，张自忠已身负重伤。谷瑞雪忍不住哭出声来，张自忠却说：“你这小子，哭什么？战死沙场，是军人的本分。随后，他又脸朝着天，异常平静地喃喃自语道：“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国难当头，慷慨赴死，舍生取义的又岂止张自忠一人。173师师长钟毅中将率领50余人，与1000余日本骑兵苦战3个多小时，身负重伤的钟毅却不愿意做俘虏，他命令将作战资料、信件、日记本及印章等物包裹好，埋在附近芦苇丛中，然后嘴

展忠义之志 扬壮烈之气

肖炳祥



义勇军进行曲 全山石 翁诞究 2009年 油画 中国美术馆藏

附七八个卫兵，要他们立即分散突围，千万不要管他的遗体。在卫兵还不明白什么意思的时候，钟毅突然大喊一声：“中华民族奋起呀！抗日必胜，建国必成！”随即，他拔出手枪，对自己的头部就是一枪，光荣殉国，时年40岁。

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里，无数先烈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胜利一往无前，生死关头勇于献身。和平时期，每个人的价值实现同样面临着多种选择，自觉把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怀揣着忧患意识前进，迎难而上，奋勇当先，是当代人的历史使命。

直面强敌不为所惧，战火硝烟催生血

性斗志迸发，是谓“勇”。

虽然枣宜会战中，很多部队建制被日军包围，但整个战役被俘官兵不到1000人，且大多是重伤，由此可见，中国军人的血性特质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有血性是强军征程中官兵必备的精神特质，新一代革命军人同样要有血性，具备突破“和平积弊”的英雄气概、战胜“致命诱惑”的清醒自觉、支撑“大国崛起”的使命担当上，体现为在血与火、苦与累的淬炼中，激荡起横刀立马的豪气、敢打必胜的底气、舍我其谁的勇气、赴汤蹈火的胆气、所向披靡的锐气、宁死不屈的骨气，成为国家之剑的寒锋利刃。

抛洒热血痴心追随，士不贪生方见铁

律束军严明，是谓“治”。

就在张自忠亲自渡河指挥的主意已定时，其属下参谋长李文田、高参张敬、参谋处长吴光辽等多人自告奋勇，要求跟随参战。他们说：“总司令亲自到前方和敌人拼命，我能安安稳稳住在后方无动于衷吗？”张自忠高兴地说：“好，好，咱们一同去。”16日下午两点左右，张自忠已不指望援军的到来，只希望在死以前指挥这仅有的一点兵力多杀几个敌人。张敬则像游龙般矫捷地追随着张自忠左右，一面走，一面高喊：“总司令在此，谁也不许退！”在陷入日军重重包围之际，连长王金彪见总司令不肯撤退，便回身跑过来用脑袋顶住张自忠的胸脯，一边往后顶，一边咬着眼泪说：“总司令，我们不怕死，请您先走一步，我们不打退当面敌人，死在这里也不下火线！”接着，他示意卫兵将总司令拉走，自己又举枪挥刀冲到前方。望着王金彪健壮勇猛的背影，张自忠大吼：“好样的，不愧是张自忠的部下！”

将死之际，士不贪生。明知前面是一条不归路，张自忠部属官兵仍然痴心追随，这其中既有同张自忠一样尽忠报国的大节大义，也得益于张自忠将军铁律治军的长期养成使然。张自忠两次枪毙救过自己的忠勇部下，便是其从严治军铁证。

“令严方可以肃兵威，命重始足以整纲纪。”战场上的令行禁止，须由平日依法从严治军作为坚强保证。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必然军令如山、军法如“刀”。严治之军，所向披靡；无治之兵，百万无益。

虎口筹金送延安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刘新国

阴森森的炮楼高耸，山脚下的采金洞依稀可见；明晃晃的探照灯刺破黑暗，幽灵般地在旷野里荡荡而去。“咔嚓”几下剪开铁丝网，快速潜入金矿开采区。时候不大，矿区中警报声、枪声响起一片，映着身后熊熊的火光，几名身背黄金的八路军踏上归途、悄然转移……

渡口边，运金小分队遭遇日寇追击。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狙击敌人，一路带上全部黄金，跳入湍急的河中，冒着枪林弹雨强行渡河。最后，任务圆满完成，但出发时的26人只剩下了6人。

这不是电影里的镜头，而是抗战时期发生在山东招远的真实场景。

招远盛产黄金，后来不幸沦陷在日寇手中。据招远市《黄金志》记载：七七事变发生后，侵华日军小川支队，于1939年2月27日武装占领了招远城，翌日又占领了玲珑金矿，之后成立了“北支那开发公司”，开始了对黄金资源的疯狂掠夺。据当地老人回忆，在占领招远的6年多中，日军共疯狂掠夺黄金54万多两，相当于17吨，其中来自玲珑金矿的就有52万多两。

为加强对玲珑金矿的封锁，在方圆不到五华里的矿区范围内，日军驻扎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在四周山上修筑了七座炮楼，在中心矿区围架起三层电网和铁蒺藜，在矿区唯一的通道上设立了三道岗哨。金矿驻地的大、小蒋家村，许多百姓被逐出家园，一个伪军连和一个机枪连进村占驻。周边的大园、九曲、台上和欧家乔等村，均设立了日、伪军据点。玲珑金矿，被日寇围守得水泄不通。

1941年7月，日寇在玲珑金矿修建了一座日产150吨的木结构选矿厂，雇佣人员达1200余人，加紧对黄金资源的掠夺。为防止八路军渗入，日寇对成品金全面实行管制并成立黄金稽管大队，对私卖黄金者一律没收；对亲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

抗战时期，我党的经费极端匮乏，尤其是对黄金的需求特别大。据时任总供给部副部长邱会作的《回忆录》记载：1939年11月，中央初拟李富春、邱会作和邓洁到山东筹款。毛泽东说：“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即黄金）比较好。”其时，东北、华北的黄金矿区皆被日本占据，山东是抗日前线和根据地，黄金主产地集中在胶东和鲁中，而胶东地区的招远则占据其中的绝大部分。想方设法在胶东等地筹集黄金送延安。这不仅是一项急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胶东军民是如何在敌人眼皮底下把黄金搞到手的呢？经过多方查证，记者了解到组织采金、虎口夺金、秘密购金是三条最主要的筹金渠道。

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常设机构——“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1940年8月，中共胶东区委撤销采金管委会成立玲珑采金局，9月胶东区委又成立采金委员会，带领抗日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展开多种形式的反掠夺斗争。矿工们机智灵活，有的用普通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有的把金粉藏在头发里、鞋底里、饭篮里带出来，甚至出现一座矿山，鬼子在南边掘进，我党在北边挖洞的状况。

为尽快筹集抗日资金，中共胶东特委在解放区和敌占区秘密筹建金矿，领导群众采金。罗山一带的九曲、欧家乔和蚕庄的金钱沟、虎头沟等地，都曾有我党创办的秘密金矿。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党组织对招远金矿的领导和组织逐渐由秘密、半公开到公开。1945年8月21日，周恩来副主席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华北第一大金矿——玲珑金矿，解放了！”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夺金大战”中，苏继光无疑是关键人物之一。1939年冬，中共胶东区委书记王文特地交给胶东地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建国后调任民政部工作，先后任司长、副部长、顾问等职，1993年病逝）一项任务：到招远筹集黄金，要求其“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

苏继光化装成矿工融入到蚕庄金矿矿工队伍，并逐渐成为了矿工的主心骨。苏继光把矿工团结起来以后，就开始做矿主的工作，赢得当地最大的矿主“许小眼”的信任，利用“许小眼”私藏的几十条枪，组建起8支工人护矿队，由苏继光领导。从此，蚕庄金矿归我抗日人民政府所属。

同时，胶东党组织还通过秘密潜入金矿，带领矿工智取黄金，伏击敌人运金车队等方式，既筹集了大量的黄金，又阻滞了日寇的掠夺。

为了扩大黄金筹集数量，胶东的党组织专门建立了负责收购黄金的地下收购站，利用地下收购站从群众手中收金这种形式，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党筹集黄金的数量十分可观，仅在玲珑一带每周便可收购黄金50—60两。

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胶东地区共向延安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密送黄金13万两。仅1940年，工委书记苏继光和陈文其等人，就密送黄金至延安达2万两。当时，这些黄金并不直接到达延安，而是通过“渤海走廊”和“滨海通道”，秘密送到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及鲁南区委，再由鲁南区委的领导同志送往延安。这些宝贵的物资为打破封锁、解决抗战经费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党领导抗战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又向党中央及其根据地和解放区密送黄金30万两，从经济上保障了革命的胜利，胶东儿女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许多人成为无名英雄。

本版编辑 教 蓉

峥嵘历史跃然“纸”上

本报记者 李哲

在胜利的纪念日缅怀先烈，用文字来追忆那段峥嵘岁月，成为许多作者和读者的共同选择。今年以来，不少抗战主题的优秀图书纷纷问世，它们或用翔实的史料、或用珍贵的照片、或用精彩的叙述再现了14年艰苦的抗战征程，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抗战图书成热点

一名八路军战士与一名苏联红军战士共同托起展翅欲飞的和平鸽，在图书《共抗法西斯》鲜红色的封面上，这尊雕塑格外醒目。8月27日，第一部由中国和俄罗斯共同编写的抗战史图书《共抗法西斯》在京发布，该书采用大量珍贵历史资料，生动展现二战期间中苏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真实历史。

书中收录的大量由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提供的苏联援华资料和图片，很多都是首次在中国出版。据悉，该书中文版、俄文版于8月底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俄罗斯维切出版社出版。

“在70多年前，中苏两国相互支持、同仇敌忾、并肩战斗。在70年后的今天，中俄两国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的决心没有动摇，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和歪曲二战历史的图谋，这次中俄两国共同举办纪念活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人民出版社社长黄宇元说道。

与《共抗法西斯》同期上市的数百种抗战题材图书，都被实体店、图书网站摆在了最显眼的位上。

8月26日，青年作家程雪莉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一书正式首发。为了还原历史，作者历时5年，从平山县开始沿着当年平山团的足迹，辗转寻访1万多公里，足迹遍及平山县村落部落以及华北、西北、华南等地，并远赴日本，走访平山团老战士及其亲属和烈士后代160多人，收获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程雪莉说：“了解历史、了解英雄，书籍的作用不可取代。我想通过走访、书写，把真实的历史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人，告诉他们平山团为什么会被誉为‘太

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平山团为什么会有王二小、铁军五团、回舍大枪班的故事；在八年抗战中，为什么平山一个仅有25万人口的大行山区县，就有七万人参军参战，五千名烈士为国捐躯，一万四千多无辜同胞惨遭杀害。”

文博会上抗战热

在刚刚开始的第2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日本支那画报》、日军部队遗留的防毒面具、日军军用手票等珍贵的民间收藏赫然陈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铁证：日军侵华罪证实录》《铁证：王艾甫抗日藏品精选》《1937·南京记忆》《东方主战场》等图书也被一一展示。

在新世界出版社策划的“铁证：不能忘却的记忆——纪念抗日战争暨二战胜利七十周年主题展”前，读者可以通过实物展示、图片展示与图书展示相结合的方式，唤起了现场观众的历史回忆、反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

“我的家乡山西省左权县，是八路军华北抗战的前线指挥中心。”在展览现场，《铁证：日军侵华罪证实录》的作者张基祥告诉记者，左权这个当时仅有七万多人的山区小县，在抗战中就牺牲了一万多人。

“只有让世界观众都了解这段历史，才对得起70年前3500万中国同胞的伤亡。”拍摄纪录片《东方主战场》《1937·南京记忆》的导演闫东在展览现场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图书已经成为本届图博会的一大亮点。不少参展商都在醒目位置隆重推出了抗战图书，相关的展览、新书首发、作家见面会等活动丰富多彩。

与此同时，本届图博会还首设了中国图书专题展，作为3大专题之一，抗战专题精选展出了800多册图书，内容精彩、形式多样。其中，“老版连环画”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一册册珍贵的、泛黄的连环画讲述了《小英雄雨来》《地雷战》《百团大战》等故事。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抗战老兵赵继盈——

亲哥俩一齐上战场

戚善成

老人回忆说，1945年夏天，我们所在的部队奉命攻打睢宁县城。日伪在睢宁县城经营长达7年，是伪淮海省东门户，也是其企图统治两淮及淮灌东南沿海的主要节点。在我军以摧枯拉朽的强大攻势下，连克四周据点，迫使各区伪军退缩县城，而在6月18日，日军收缩退守新安镇（今江苏省新沂市区）之际，徐州伪军派出一个营“皇协军”进驻睢城，加强守备力量。睢城伪军兵力达2000余人，且装备日式武器，据守六个据点和部分战略要地，易守难攻。

我军一路攻打到睢宁城内，敌伪县长、保安总队司令从慌乱中清醒后，迅速组织部队顽抗。特别是他们了解到我攻城部队不是新四军主力而是地方部队时更加顽固了，组织了强大火力向我军一次又一次地疯狂反扑。赵继盈的部队很少经历过这样异常激烈的巷战，上级命令部

队以班、排为作战单位与敌巷战，灵活机动地歼灭敌人力量。有时，一个要点要和敌人反复争夺后才能占领。敌人明暗工事火力交叉，子弹像蝗虫一样在眼前飞舞，打到墙上扑扑拍拍直响，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我军伤亡较大。

“在攻打县城南门时，已经是排长的二哥带领一个班去炸碉堡，当时都是抱着炸药包爬着前进的。”赵继盈说，二哥抱着炸药包到碉堡跟前，敌人的机枪还在响，他就冲上去，两只手将机枪管往外拽，使劲把枪口转向一边，他向外拽，敌人就向里拽。争夺当中，另外一个碉堡里的机枪扫射过来，打到他二哥的肚子上，肠子都出来了，作战现场非常惨烈。“我二哥牺牲后，部队里给他编写了一首歌，就是歌颂他的战斗事迹，当时战士们都会唱。我记得开头是这样的：‘一营第一连排长赵继全，他领一个排率敌一个连’。最后一句

是：‘他的事迹人民永怀念。’”

赵继盈说，睢宁战役中，穷凶极恶的敌人组织了小股敢死队与我军周旋，敢死队被消灭后，敌人纷纷退回县政府及伪保安司令部，凭借原有的坚固工事，固守待援。我军部队趁敌撤退时的混乱时机，继续进攻，同时抽调力量增援，很快攻克了伪县政府和伪保安总队。至此，从6月19日开始到7月8日结束，历时20天的睢宁战役胜利结束，共俘虏敌人3000多人，毙伤敌人200余人。

赵继盈至今依然会背诵出新四军四师师长张爱萍获悉睢宁战役胜利结束时，即兴填词吟唱《渔歌子·解放睢宁》：“淮北区中敌垒坚，围攻奋勇夺城垣。歼寇寇，整家园，军民庆祝光河山。”

每每回忆当年，赵继盈老人依旧神情激昂，尤其是想起哥哥赵继全烈士的阵亡情景，总会热泪盈眶。



今年8月15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革命烈士赵继全的墓碑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双手抚摸着墓碑，老泪纵横。“二哥，我的亲哥哥，我的好战友，我来看你啦。”

老人名叫赵继盈，今年87岁，是一位抗战老兵。他的二哥叫赵继全，是一位战死在抗日战场的革命烈士。1943年，兄弟俩同日参军，并肩作战。1945年7月，在一场战斗中，亲哥俩齐上阵与日军殊死搏斗，但二哥赵继全不幸牺牲，从此兄弟俩阴阳相隔70年，成为弟弟赵继盈心中永远的痛。

赵继盈回忆说：“14岁那年，我同二哥赵继全一起参军，当时部队番号是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独立一连。二哥分配在一连，自己分配在三连。他在一连3个月后就当上了班长，我在三连当通讯员。我们打了很多次仗，打的都是日军和伪军，日本人20多个据点都是我们扒掉的。”